

恐易启暗杀之弊，盖法国犹仍刑人于市之制。安于旧习而不变，法之博学者且然，于中国之老旧学家又奚怪焉。”金绍城只记录说他和沙畹讨论了死刑问题，实际上还应谈及斯坦因简牍、河南出土甲骨文等考古学方面的事情。金绍城此时有求于沙畹，可能也给沙畹赠送了一部分甲骨文残片。沙畹回家后，给金绍城写了一封信，并附赠了自撰的著作，作为回礼。金绍城于12月15日收到沙畹的来信和赠书，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：“夜，至述勤处。集议下次欧洲开赛会时拟创振华公司事。得沙畹函，以所著书见赠，乃考求东方学问之籍也。”

金绍城向沙畹提出要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、在中国刊布的请求，沙畹在搜集甲骨文方面需要金绍城的帮助，因此非常愿意帮助金绍城。但他知道此事必须要事先征得斯坦因的同意，遂于1910年12月15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信，代表金绍城提出为简牍拍摄照片的请求。沙畹在该信中首先介绍金绍城如下：“我现在要离开话题，谈另一件事情。我认识一个中国人，名叫金绍城（Kin Chao-Sch’eng）。他奉派前往美国研究监狱制度，回国途中来到了巴黎。他对考古学极感兴趣，委托我为一些汉代简牍拍摄照片。他特别想要获得您的准许，将这些汉简在中国影印。我让他复制了十几支汉简，以满足他的愿望。”

接下来，沙畹提到金绍城收藏殷墟甲骨的情况：“金先生得到了一些1900年发现于河南省北部的龟甲残片。……用于占卜的龟甲残片，都是公元前约1500年的殷朝遗留下来的。参见查尔方特（Chalfant）的《早期中国文字》，发表于《卡耐基博物馆馆刊》第4卷第1期第30—35页。”沙畹在信中提到的查尔方特，即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弗朗克·赫灵·查尔方特（方法敛，Frank Herring Chalfant），他于1887年来华，在山东潍县传教19年，其间研究中国考古学，从河南收购了大量甲骨文。查尔方特返回美国后，于1906年在《卡耐基博物馆馆刊》第4卷（1906—1911年卷）第1期上发表《早期中国文字》一文。沙畹向斯坦因介绍金绍城所获甲骨文的情况，是想说明他与金绍城保持联系的



1907年,沙畹深入中国部分地区考察,并雇佣摄影师拍摄石窟照片。回到法国后,刊布了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。图为图录中保存的早期龙门石窟景象。

价值。

最后，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：“金先生的通信地址是：巴黎第七大区（Paris VII），瑞卡米尔大道4号（4 rue Récamier），王继曾（Wang Ki-tseng）转，金拱北先生（Mr. Kung-pah T. King）收。”沙畹之所以将金绍城通信地址告诉斯坦因，显然是希望斯坦因能于近期给金绍城写信，直接商谈金绍城在中国刊布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。

金绍城与沙畹晤谈后，于1910年12月18日离开巴黎，先后在西欧、北欧、中欧、东欧、南欧各国考察。斯坦因收到沙畹的12月15日来信后，于12月20日给沙畹写了回信。但我们尚未找到斯坦因致沙畹的回信的原件或抄件，不知他在信中表达了怎样的意见。虽然沙畹将金绍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诉了斯坦因，但根据金绍城的日记，斯坦因没有直接给他写过信。

沙畹和斯坦因之间于1910年12月15日、12月20日进行一轮往来通信后，两人又多次在往来通信中讨论金绍城拍摄斯坦因简牍照片的问题。沙畹和斯坦因之间的这些谈及金绍城的往来通信中，现在只能看到沙畹写给斯坦因的明信片，无法用于深入研究。只有找到更详尽的斯坦因致沙畹信，才有可能澄清这一问题。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，原存于沙畹手中，沙畹身后没有毁失的理由和机会，现肯定还隐藏在巴黎的某个角落里。笔者十余年来竭力调查法藏斯坦因致沙畹信的下落，但至今还没有找到收藏地点。

金绍城一行周游欧洲大陆后，于1911年3月14日返回法国巴黎，陪伴待产的三妹。3月28日，金章在巴黎生下她和王继曾的长子王世荣。金

绍城当日日记中记录说：“三妹分娩，临盆甚难，腹痛至一昼夜之久。幸延西医，产科甚精。十一钟时，举一雄。大小均平安无恙，甚可喜也。”王世荣后被弟弟王世襄传染上猩红热而夭折。1911年4月18日，金绍城一行离开巴黎，在法国南海岸登船，经地中海、苏伊士运河、红海、印度洋，再经新加坡、香港，于5月21日返回上海。

金绍城与沙畹交往的过程中，目睹了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，回国后将信息传达给了好友罗振玉。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，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亡命日本京都，在此从事学术研究，并与伯希和、沙畹、斯坦因等人“移书论学”。由沙畹整理、考释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新疆、甘肃所获汉晋简牍，最后形成《奥莱尔·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》一书（以下简称《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》），于1913年由牛津大学克拉兰顿出版社出版。《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》一书出版过程中，罗振玉获悉消息，遂致函沙畹，商请为斯坦因简牍拍摄照片事。沙畹为满足罗振玉的请求，于1913年底将已付印的《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》校样寄给罗振玉。罗振玉收到校样后，看到沙畹在对斯坦因简牍的分类、释读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，遂邀王国维一起分工合作，根据校样图版对简牍重加分类、整理和考释，撰成《流沙坠简》一书，1914年2月在日本京都出版，标志着中国简牍学的起源。

关于《流沙坠简》的缘起，罗振玉在该书序言中首先说：“光绪戊申（1908—1909年），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，得汉晋简册，载归英伦。神物去国，惻焉疚怀。越二年（1910—1911



年），乡人有自欧洲归者，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，且版行，则又为之色喜。企望成书，有如望岁。”罗振玉所谓“乡人（浙江同乡）有自欧洲归者”，指金绍城。金绍城与罗振玉关系良好，同属最早关注西北文物的京师士大夫文人圈子。金绍城环球旅行期间，虽没有拜见斯坦因和伯希和，但在巴黎两次面见沙畹，亲眼目睹沙畹考释斯坦因简牍的情况，更符合罗振玉所记“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”的条件。金绍城设法从沙畹处索要斯坦因简牍的照片，目的无非是日后在中国影印刊布，这正是罗振玉等人当时孜孜以求的事业。

金绍城回国后，一直居住在北京，先后担任大理院统计科长、集议处长、民政部咨议官等职。进入民国后，金绍城历任北京大学商科大学学长、江南查办史、内务部金事、众议院议员、国务院秘书、蒙藏院参事等职，但业余仍以绘画为主事。金

绍城还于1914年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“古物陈列所”，于1920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美术研究组织“中国画学研究会”。

1911年以后金绍城是否仍与沙畹有过通信联系，我们尚无资料加以说明。沙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战时物资匮乏而饱受摧残，在大战末期于1918年1月29日病逝，年仅53岁。8年之后，金绍城竟也和沙畹一样，遭遇英年早逝的厄运。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，金绍城与日本画界商定，合办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，隔年在两国轮流举办一次。1926年，金绍城率团赴日本东京、大阪参加第4届联展会后，归途染病，于9月6日在上海去世，年仅49岁。

（作者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，本文根据2018年5月上海师范大学“‘东学西渐与法国汉学’——暨纪念沙畹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”提交的论文改写）